



平达杯的足迹

罕达犴的足迹

邹尚慧 朱美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4/16·插页6·字数147,000

1977年5月第1版 197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0

统一书号, 10093·145

定价: 0.59 元

内 容 提 要

《军达歼的足迹》是一部反特中篇小说。

一九六九年三月，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向我珍宝岛地区发动武装侵略后不久，苏联远东军事情报分局，制定了罪恶的“猎貂计划”，派遣职业特务效托洛夫（原名于成龙），潜入我东北边疆地区某市，与暗藏在一三五厂的苏修特务组织六〇五潜伏组相勾结，窃取该厂新式军工产品情报。我公安部门紧紧依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革命群众，粉碎了敌特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活动。敌人在“猎貂计划”第一方案破产之后，被迫实行第二方案，妄图劫持参加新产品试制工作的张自立工程师出境。最后，我公安部门在鄂伦春族民兵配合下，于兴安岭七号地区，一举擒获了潜入和潜伏的苏修特务，取得了反特斗争的重大胜利。

小说通过上述故事情节的描述，歌颂了毛主席革命公安路线的胜利，塑造了公安战线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刘英勋、一三五厂先进老工人耿宏宽；同时也揭露了苏修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的罪恶企图。

小说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具有北部边疆生活特色。

毛主席语录

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

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

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日深夜。

我国北部边疆某市公安军管会的会议室里，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贯彻市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加强“四反”斗争的紧急指示。现在，会议已经临近结束，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王树明正在作总结发言。

“……同志们，三月二日苏修悍然侵入我珍宝岛，向我发动武装进攻这个严重事件，再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我市离边境很近。市核心小组要求我们百倍提高警惕，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坚决彻底地打击潜入和潜伏的敌特。同志们回去以后，马上向本单位党组织汇报，迅速落实市核心小组关于加强“四反”斗争的紧急指示，一定要落实到基层。”王树明讲完话，站起身来宣布：“现在散会！”

人们纷纷从长条桌旁站起来，带着急切的心情离开了会议室。

市街上静悄悄的，只有夜风吹得电线杆发出呜——呜的呼啸声。从兴安岭那边涌过来的西伯利亚寒流，再一次袭击了这座新兴的边城。刚刚转暖的天气，又变得峭寒起来。散会的人们迎着寒流，在洒了一层雪粉的柏油路上，急匆匆地

向各自的战斗岗位走去。

开罢紧急会议，王树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今年四十八岁，身体魁梧、健壮，穿一身草绿色的合体的军装，越显得威武。去年他从野战部队调来某军分区担任参谋长不久，就参加了支左工作，被分配到市公安机关担任军管会主任。巧得很，刚刚到职的头一天，竟意外地遇见了他的老部下——原某师侦察连二班班长、现任政保组组长刘英勋同志。当着刘英勋猛喊一声“老首长”，向他举手敬礼时，他竟愣住了。“指导员，不认识我啦？我就是……”没等刘英勋把话说完，王树明忽地在刘英勋那隆起的胸脯上打了一拳说：“你呀，是咱们连和全师出名的‘夜老虎’嘛！哈哈！”于是，两只被枪把子磨出了老茧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两个人都从心里笑出声来……此刻，王树明坐在办公桌前，斟了一杯白开水，润了润干裂的嘴唇，又用手揉了揉堆着皱纹的前额，想借着这种揉搓驱赶掉连日来的疲劳。自从三月二日苏修统治集团向我发动武装入侵以来，兴安岭一带的边境顿时紧张起来，他已经连着两三个晚上没有睡够四个小时了。由于多年来部队生活的锻炼，他早已经习惯了这种连续作战。还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担任师侦察连指导员那咱，因为侦察任务频繁，三天两夜不睡觉的事是常有的。现在，虽然鬓边已经生出白发，可他的旺盛精力仍旧不减当年。他略略安静一下，便打开文件夹，又聚精会神地阅读起内部通报来。读着读着，通报里的一个情况引起了他的严重注意：在靠近我方的十四号地区，苏修坦克部队正搞演习，并逐渐推向我边境地带。这使他一下子联想到一九六八年六月，苏修统治集团

以华沙条约国“演习”的名义，把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实行武力恫吓那件丑闻。就在那件丑闻发生不久，接着，在八月二十日，苏修统治集团竟命令出动大量飞机、坦克和几十万地面部队，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可耻！”王树明狠劲用手里握着的红蓝铅笔敲击着桌面，自言自语地说，“列宁、斯大林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些无产阶级的叛徒统治下，竟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而且，居然打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头上来了！”

王树明激动地站起身来，咕嘟嘟一口气喝干了放在桌上的那杯白开水，在屋里来回踱起步来。他的步子是那么沉重，以至震得地板都咚咚作响。对于苏修叛徒集团的满腔仇恨，使得这个曾经和日寇、美帝面对面拚杀过的老兵，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他那方脸盘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哼，来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决不是好惹的！……”

王树明正激动地想着，“咚咚咚”传来了敲门声，随着是一声豁亮的喊话：“报告！”

王树明让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随口答道：“请进来！”

进来的人高身材，膀阔腰圆，大脸盘，两道墨染一般的浓眉下掩荫着一双神采奕奕的大眼睛，再配上那悬胆似的鼻子和轮廓分明的四方海口，真是英俊得很！来人三十五六岁模样，剪着整齐的分头，身穿蓝色制服，脚下是一双黑皮鞋。他，就是在王树明那个侦察连里锻炼成长起来、号称“夜老

虎”的英雄侦察兵、现任政保组长刘英勋。

“报告首长……”刘英勋手里拿着一张译电纸，端正地站在王树明面前。

“小刘，”王树明不等刘英勋把话说完，用手点画着他说，“我可得警告你！”

刘英勋微微愣了一下。

王树明故意板起面孔，严肃地问道：“你这个‘夜老虎’又熬夜了吧？说实话，你今天睡了几秒钟？”

“几秒钟？”刘英勋那不知疲倦的大脸盘上，现出了得意的笑容，顺口答道，“报告首长，‘夜老虎’不完成任务，连个盹儿也不能打！”说着把手里的译电纸递到王树明面前，“昨天从南郊工业区方向发出的异常电波讯号，记录下来了，是一封密电。”

王树明连忙接过译电纸一看，上面全是阿拉伯字码，便把纸条放在桌子上，让刘英勋坐在自己对面，赞许而又关切地说道：

“你和同志们辛苦啦！小刘，现在这条战线，比起在朝鲜战场上捉舌头要艰巨复杂得多。硬拚消耗不行啊！”说着，指了指桌上的译电纸，“组织破译的任务交给我啦。你，该跟枕头打打交道了吧！”

刘英勋忽地抬起头来，看了王树明一眼，嚅动着嘴唇一字一板地说：

“指导员，这会儿苏修还朝着珍宝岛打炮呢，我怎么能睡得着。三月四号，在南郊工业区方向突然发现敌台。它象一根针，总在刺激我的脑神经！”

听着刘英勋这朴朴素素的几句话，王树明心里不由一阵激动。是啊，苏修在向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上打炮，潜伏的敌特突然活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战士怎能不豁出满腔子热血，去和阶级敌人作殊死的搏斗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又怎么能说服他美美地睡上一觉呢！突然，一个鲜明的记忆跳进了王树明的脑海里。他不由想起了一九五一年在朝鲜战场上的那个深秋的夜晚。那天晚上，外边淅淅沥沥下着冷雨，他来到了五班住的山洞里。五班长带着五名战士出去执行任务了。留下来的都躺在铺着干草的岩石上睡着了。可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新战士，却抱着一支冲锋枪，面对着一盏油灯在发愣怔。王树明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入伍不久的刘英勋，便关切地拍拍他的肩膀，悄声问道：“小刘，咋还不休息？”

“休息？”小刘瞪大眼睛重复了一句。

“是啊，早该睡觉啦！”

“睡觉？”小刘突然站起身，一把拉住王树明的大手，哆嗦着嘴唇说，“指导员，美帝国主义正朝着咱们的阵地打炮呢，我能睡得着吗！哼，捉舌头没有我的份儿，睡觉倒轮上我了！”说着把脖子一梗，两颗委屈的眼泪疙瘩落在了王树明的手掌上……。这个鲜明的记忆，一直在王树明的头脑里保存了十八年。而今，当他再次听到这个已经成了优秀公安战士的刘英勋又说出了和当年同样的话语时，心里怎能不激动呢？

“小刘，看样子我真地说服不了你啦？”

“指导员，我倒想说服说服你。唉，你看，你都长白头发

了，还……”

“嚯！将我的军吗？”王树明两眼突然明亮起来，用手点画着刘英勋说，“‘夜老虎’，欺负我老了？喏，来试试！”说着把粗壮的胳膊支在桌面上，摆出了要掰掰腕子的架势。

刘英勋知道王树明的臂力有多大。在朝鲜挖坑道的时候，他亲眼看见王树明单臂抱起一块一百五十多斤重的大石头，不费力地扔出了坑道口。那时候，在全连掰腕子，王树明是属头一份儿的。只有学过锻工的刘英勋，能和指导员斗个平杵。此刻，刘英勋望着体态雄健、英气勃发的老指导员，再看看他那额头上显然增加了的深深的皱纹，心里只觉得一阵阵发热。是啊，这个曾经南征北战、东拚西杀的革命老将，浑身上下竟是蕴藏着多么充沛的精力呀！

“怎么，怯阵啦！”王树明笑望着并不想伸出手来的刘英勋，诙谐地催问道。

“指导员，不用较量你也知根知底呀，何必……”

“哈哈，小刘哇，你这张嘴倒变得比腕子更厉害喽！”王树明说着，不由迸发出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屋里的空气轻松而又融洽。只有那些曾经在战场上奋力杀敌，在硝烟弥漫中生死与共的战友，才能这样毫无拘束地交流着彼此间的真挚感情啊！

“咚咚咚”，又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随着一声“请进”，走进来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他穿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登一双矮腰军用黑皮靴，中等身材，粗壮，结实，剪着短平头，胖胖的圆脸上泛着黑红色的光采，两只眼睛灵活而又机警，嘴边总是挂着微微的笑意。打眼一

看，给人一种既威势又和蔼可亲的感觉。他叫苗庆，去年从坦克部队复员回来后，就被分配在市公安机关政保组担任外勤。

“王主任，我来汇报一下一三五军工厂的情况。”苗庆摘掉栽绒军帽，掏出手绢擦了擦头上的汗珠。

“快坐下！喏，满脸大汗，是跑步来的吗？”王树明一边给苗庆倒水，一边满风趣地问。

“不，是开坦克……”苗庆顺口答道。

“啊？开坦克？”刘英勋惊诧地望着自己的年轻助手，不禁脱口喊了出来。

“不不不，是开摩托！”苗庆自觉说走了嘴，不由红了脸，轻轻摇了摇头说，“唉，一年多没开那家伙，连做梦都想着它！”

一句话，把王树明和刘英勋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苗庆汇报了南郊工业区一三五军工厂的清队情况和保卫措施。汇报完了，王树明问：“重点警卫对象的保卫措施都落实了吗？”

苗庆点点头说：“已经按局里的指示落实了。自从截获那个异常电波讯号以后，一三五厂正通过清队进一步深挖潜藏的阶级敌人。”

“好！好！”王树明神情振奋地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帝修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通过这样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一定会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揭露出来。”说着，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电表，时针正指向午夜十二点。王树明站起身来，对刘英勋和苗庆说：

“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以利再战。同志们，苏修在入侵珍宝岛失败以后，有敌台在工业区突然发讯号，这里边可是大有文章啊！我们一定要走在敌人的前边，把口袋张开，然后，”王树明作了一个扎紧口袋的手势，断然地说，“一网打尽！就这样吧，早八点到我的办公室来，具体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喏，都回家吧！”

“指导员，你呢？”刘英勋仍旧坐着不动，等待王树明的回答。

“我吗？”王树明舒展一下双臂，把手一挥说，“好！这回我带头，休息！”

“你就是应该带头嘛！若不然，这些年轻人该忘记睡觉啦。”

刘英勋和苗庆还没有起身，王树明的话就被刚刚走进屋来的刑侦组组长林方接了过去。

林方和王树明的年龄相仿，额头上也刻着几道皱纹，只是比王树明的皱纹更深些，脸色没有王树明那样红润，动作却很敏捷，而且有一副威严的仪表。

王树明指点着林方说：“老林，我还没去检查你，你倒主动找上门来了。哈哈！看来，你们是存心不让我带这个头喽！”

“目前，群众性的清队运动发展很快，‘四反’斗争还要加强，我们的工作必须抓住重点，否则就适应不了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哇！”林方的语调深沉，态度也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他谈工作时的习惯表情。人们从他那布满血丝的眼角可以看出，他一定也是连着几宿没睡好觉了。他呷了一口白开

- 水；又继续说，“就目前来看，在工作部署上应当集中使用我们的力量。也就是说，在几个重点部位上，要集中投放人力。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主动，才会有成效。”

林方的话刚说完，就听桌上的军用电话机急速地响了起来。电话是二号雷达站通过军分区作战值班室转来的。二号雷达站报告说，萤光屏上又发现高空探测气球，迴波点比历次大七倍；气球已经顺风飘过国境线，正向我方兴安岭五号地区飘来；气球的高度是三千公尺……

王树明放下电话机，回身问刘英勋：

“正常的高空探测气象气球可以负重多少？”

“一般是十五公斤。”刘英勋答。

“如果扩大七倍，就是一〇五公斤。”王树明沉吟了一下，又问刘英勋，“过去，夜间也常出现这种气球吗？”

“几乎没有过。”

“噢！”王树明马上把敞开的风纪钩系上，正了正军帽，当机立断地说，“走，到六号雷达站去观察一下。”

十五分钟以后，王树明、刘英勋和林方乘着苗庆驾驶的吉普车来到了设在郊区的六号雷达站（备用雷达站）。

王树明命令开动备用雷达，继续观察飘至我方兴安岭五号地区的高空探测气球。

这时，又接到纠察台通过军分区作战值班室转来的电话，报告说，在高空探测气球飘越国境线的同时，对方每隔三分钟报告一次气球的高度和方位。

“每隔三分钟报告一次高度和方位，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王树明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一口说。

“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高空探测气球。”刘英勋说，“这种气球飘越国境，只是在最近连续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二月十五日零点三十分，第二次是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点零五分，第三次就是今天，而且，迴波点大七倍。”

“这和四日截获的异常电波讯号有没有联系呢？”苗庆在一旁插话说。

“嗯！……”王树明正要答话，雷达观测手报告说，“报告首长，气球开始降低高度。现在是两千五百米……两千米……一千五百米……一千米……气球进入盲区。”

观测手报告完，萤光屏上的迴波点立即消失了。

这时，正是零点三十分。

王树明捏熄了手里的烟头，搓着一双大手，满诙谐地说：

“看样子咱们又休息不成啦，那就研究研究它吧！”

“谈谈我的看法。”林方经过一番思索之后说，“我认为，这个气球异乎寻常。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苏修每一次重大派遣之前都要搞一些掩护行动，这是他们的惯伎。那么，二月十五日零点三十分和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点零五分两次出现气球，可能就是这次发放特殊气球的掩护行动；四日截获的异常电波讯号也许和它是同一条锁链上的两个环节；此外，从它所能承受的负荷来看，也正是人的体重加上一些必要装备的重量。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个飞贼！”接着，他又建议道：“为此，应该马上进行部署，封锁兴安岭五号地区，黎明开始搜山！”

在林方讲述他的观点的时候，刘英勋一面倾听，一面思

索，还不时地瞅一瞅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林方讲完之后，王树明笑望着刘英勋和苗庆问：

“你们俩有什么看法？”

苗庆脱口答道：

“我基本上同意林方同志的判断，再补充一点。对方每隔三分钟报告一次高度和方位，就是为了帮助那个乘坐气球的飞贼准确选择降落点。”

王树明又问刘英勋：

“小刘，你的看法呢？”

“我认为，从表面上看，他俩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刘英勋回答道，“不过，”刘英勋站起身来，指着身后的军用地图说，“敌人为什么偏偏把降落点选在兴安岭五号地区呢？在这个区域里并没有我们的军事设施和其他建筑工程，敌人到这里来将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准备在这里降落，而后再往内地潜入，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距离通往内地的公路和乡道都在百里以外，而且又是兴安岭的腹地，重峦叠嶂，沟壑纵横，要想穿山直插内地，那是相当费劲的。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敌人搞的声东击西的阴谋。”

“对！”王树明轻轻用手指敲了一下桌面，赞同地说，“同志们再从军事角度考虑一下，偌大的一个气球，能逃过我方雷达的侦察吗？苏修的特务机关不会这么愚蠢。当然，他们搞的这个声东击西的阴谋，也骗不了我们。”说到这里，王树明站起身来，对林方说，“你负责搜索那个特殊的气球。”

“保证完成任务！”林方严肃地回答道。

“你，”王树明走到刘英勋跟前，拍着他的肩头说，“负责

组织搜捕可能潜入的敌特。‘夜老虎’，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回一个盹儿也不准打！”

“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刘英勋双脚一靠，自豪而又振奋地大声重复着王树明的命令。

“还有我呢，首长！”苗庆跨前一步，把腰板儿挺得直直的，站在王树明的面前说。

“你吗，”王树明风趣地说，“最好还是先把我们送回去。不过，你可得注意点意，你开的是吉普车，不是坦克！”

……十五分钟后，一辆风驰电掣般的吉普车停在了市公安机关的大门前。

一场无形战线上的搏斗，开始了！

二

天刚破晓，灰蒙蒙的天空飘起清雪。这清雪好似无数细小的颗粒，漫天飞舞，徐徐降落在宽阔的黑龙江面上，降落在巍峨的兴安岭群山之中，降落在高高的了望架顶，降落在身披白斗篷的执勤民兵和边防战士的身上。这场越下越猛的清雪把浩瀚苍莽的兴安岭装点得十分壮丽。一座座山峦冰清玉洁，一片片林海白浪翻飞，幽谷里堆着银沙，苍松上挂着瓔珞，就连獐狍犴鹿、飞龙树鸡也都换上了素装。展眼望去，竟是银镶玉裹的世界。啊，多么奇伟，多么壮观！

天光渐渐亮了。一支军民联防骑兵小分队，挎枪跃马，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晶莹的白雪，由西向东警惕地巡逻在国境线上。

跑在队伍前边的是一匹菊花青军马和一匹象雪花似的长鬃白骟马。骑菊花青军马的是身穿草绿色棉军装、腰间戴着“五四”式手枪、胸前挂着望远镜的解放军崔指导员。那长鬃白骟马的马背上坐着一位圆脸庞、细眉俊眼的鄂族姑娘。她戴一顶狐皮帽，上身穿狍皮“阿西苏恩”（女皮袄），在大襟和开气的边上都绣着云卷，下身穿蓝棉裤，外套一条用红杠子皮做的“木伦”（套裤），脚上登一双狍腿皮做的“其哈密”（靴子），腰扎皮带，身上斜挂着一支冲锋枪。她叫葛令芝，今年二十